

# 新时代戏曲人的文化自信与责任担当

景俊美

2018年10月,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在江苏省昆山市举办。盛典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山市人民政府和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348个戏曲剧种将在今后两到三年的时间里陆续亮相。

今年盛典的参演剧种达120个,参演折子戏剧目156个,具体包括大戏14台,折子戏专场31场,共演出76场。且折子戏专场每场演出2场,演出地点既有剧院剧场,也有乡镇舞台,是真正服务基层、服务民众的惠民之举。演出的多数剧目,主要是戏曲艺术中的经典剧目。这种集中展演和回望戏曲经典、惠泽广泛的大举措,体现了主办单位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和推动戏曲传承发展的力度和决心。同时,也彰显了新时代背景下戏曲人敢立时代潮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真心、苦心与诚心。具体来说有两种精神令人敬佩:

一是敢干事、能干事、干好事的勇立潮头精神。戏曲人不仅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默默地传承着中华文脉,而且凝聚力量去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幕戏《牡丹亭》,八大院团联合上演,一流演员集体亮相,精致、唯美、典雅、细腻,致敬了传统,也致敬了艺术。国家京剧院的武戏折子戏专场,《时迁探路》《打焦赞》《金钱豹》三折,有情、有戏、有故事、有人物,带给人巨大的艺术满足感。一方面,戏的设置巧妙,行当搭配、语言妙处、人物细节以及一招一式的深厚功夫圆融与共。杨排风既有花旦的灵巧,又有武旦的力度和劲道,人物感强烈、艺术品位高。故事虽不复杂,文辞也不华丽,且与净之间有礼有节、有功有唱腔的艺术表达渗透着浓浓的

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和价值理念,特别是其审美情趣的灵动溢溢是很多新编剧目所望尘莫及的。另一方面,戏的功夫扎实,每一处都有表达,也都是看点。戏剧界常说:一日不练,自己知道;三日不练,师傅知道;七日不练,观众知道。这话对于话剧甚至是文戏演员来说,也许未必有那么明显的蛛丝马迹,但是对武戏演员来说,却是再精确不过的了。《时迁探路》中,对时迁的塑造已属有技有艺、有难度有亮点的艺术呈现。比较而言,《打焦赞》和《金钱豹》两折戏是更加立体而多维的艺术表达。剧中对行当的、人物的、声乐的、技艺的以及脸谱与服饰的精粹呈现,让观众接受了来自传统、经典和艺术的三重滋养。因为有从内容到形式、从审美肌理到价值理念的相得益彰,整晚的戏便显得分外动人。

二是敢于面对问题、克服困难的攻坚克难精神。百戏盛典活动的规模之大、头绪之多、任务之重是不言而喻的。主办方精心筹备、立体探索,及时纠错的机制已初见成效。首先是活动策划方面,力争给每一个剧种出彩的机会,且在学术定位上做更加客观、真实而全面的考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本厚厚的多达125页的《观剧指南》,图文并茂,剧种与剧目的介绍简洁明了,汇集了各方人力与智慧。其次是宣传推广方面,全媒体推广剧目,让更多民众受惠于文化艺术的精神大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主流媒体的综合报道、各地商会的大力动员、自媒体平台直播以及新媒体软文推送同步进行,及时宣传和报道了盛典的相关信息与演出现状。再者是剧目质量方面,展演期间邀请了戏曲界专家学者对展演剧目问诊把脉、建言献策,可谓倾听各方声音、汇聚众人力量以

期实现更加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更加下大功夫探寻世世代代传承不息的精神追求。

不过也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更加关注戏曲艺术的本体。无论是新编剧目还是整理改编传统剧目,都有必要探讨声乐、表演以及程式动作的合人物、合情理、进而在推动人物塑造的深层动因上下功夫。二是要进行艺术市场的有效性探索。文化惠民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不能打破市场自身的良性循环,否则戏曲人永远是来自说自话,不能跳出圈子与国际舞台和其他艺术门类进行正常对话。三是要因地制宜地落实不同剧种的差别性政策。都是地方戏,粤剧与蒙古剧、龙江剧的发展现状、从业人员和市场受众有很大不同,加之所在地区的经济差异,如果它们都是一个政策、一样补助,则文艺政策对艺术创作的促进作用一定是不大的,甚至是无效的。

作为“戏曲的盛会,百姓的节日”,2018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不仅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艺术事业的有效总结,更折射着新时代精神的优良基因,在探寻和推动戏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贡献卓著。英国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哈耶克曾讲:“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使其成为不可能的,是思想。”“汇中国百戏,展戏曲新颜”,2018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的举行,是一次戏曲史上的创举,它体现的正是戏曲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情怀,同时又是新时代背景下戏曲人文化自信与责任担当的表达。让我们祝福昆山,更拭目以待戏曲艺术的美好明天。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全国戏曲普查工作于2017年6月30日结束,在这之后,工作的重心就落实到普查成果的展示和应用,全国348个剧种的集中展演就是一个重要举措。

百戏(昆山)盛典是全国戏曲普查数据的体现、说明和补充。戏曲普查工作最主要的目标之一是“现状调查”,我们花了大力气在各剧种演出团体的数量以及每个团体目前可上演剧目数量、演出场次、人才情况,乃至演出团体的经费与收入等方面进行调查与统计,但是数据总是抽象的,对数据的解读也是多义的,具体的舞台呈现有助于较为准确地判断一个演出团体目前的生产能力及其所属剧种的真实生存现状。当一个只有1个剧团的剧种和另一个有10个剧团的剧种摆在一起,如果不考察其艺术生产能力,前者通常被认为弱于后者。例如福建的梨园戏,仅有一个演出团体,但在丰富且优质的剧目生产、剧种特色的保存、剧种的影响等方面,可能会远胜于另一个剧团虽较多但甘于平庸的复制,始终拿不出好戏、保不住传统的剧种。因此,百戏盛典推进了戏曲保护从抽象统计数据到真实剧种现状的过程,对审视中国戏曲发展现状、厘定其格局与生态、概括其特征和趋势是有益且有效的。

从剧种保护的角度来说,百戏盛典将不同形态、不同发展状况的剧种无差别、不分类地集中展演,无疑使得更多人关注并重视中国戏曲剧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有利于认识不同剧种的质性,从而有针对性地分类保护。其一,在全国的剧种图表中,流播区域广、发展繁荣的剧种以及偏处一隅、生存困难的剧种,往往会成为扶持政策首要的考虑对象,而百戏盛典让许多上下都能够不着、处于中间位置的剧种,也有了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并得以进入文化主管部门决策者、研究者的视野。其二,历史悠久、艺术遗产丰厚、文化历史价值意义深远的剧种历来受到的关注多,而年轻的、家底薄的剧种总因分量轻而被忽视,这次展演让青阳腔等高腔剧种和漫瀚剧等新创建的剧种一起标注各自在中国戏曲发展

史上的坐标点,它们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戏曲文化样貌,不论古老还是年轻都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独立意义,消亡了哪一个,都损伤中国戏曲的多样性。其三,不同的剧种有不同的舞台,全国有70个剧种仅有民间班社,也就是说不仅没有国办演出团体,连有演出许可证的民营团都没有。这些剧种演出的舞台多在乡间,可能自存在以来就从没有到“大雅之堂”演出过。对于这些剧种,它们这次展演带给我们的是在习惯的审美、鉴赏之外的另一个角度的思考,比如重建戏曲生态环境、维持地方传统文化的支撑力等问题。

戏曲普查和百戏展演对剧种意识的觉醒起推动作用。各参演剧团增强了剧种自信、自省意识。由南北曲的昆、高和乱弹诸腔等形成的大戏剧种自不待言,还有由民间歌舞、说唱衍变形成的花鼓、采茶、花灯、秧歌、道情、落子等小戏剧种,也有很强的剧种意识。这些小戏剧种占全国剧种的一半以上,演出以农村地区居多。它们通过政府或民间的组织,建立了一种类似剧种联盟一样的方式,将多个省份的同一类型的不同剧种的演出团体集结、聚合起来,使得这些较为分散的、多且杂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剧种剧团在一个共同展示、互相比照的情况下演出,研讨、有利于总结这一剧种体系的整体特征,也有利于理清同一类型不同剧种之间的区别。比如采茶戏,在中国南方五个省区,有16个采茶戏剧种,近240个剧团,上个月举办的“茶香中国”首届全国采茶戏汇演,可以说是采茶戏剧种自觉和剧种意识的表现。另一方面,更多剧种坚持剧种个性、保存剧种特色,比如四川灯戏中的各个分支,个性意识都十分强烈,这对保存剧种艺术的丰富性都是有益的。当然,各剧种自觉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剧种没有特色的也不少,有的剧种经历了困境和复苏的过程,但剧种艺术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加2018年百戏盛典的还有14个少数民族剧种。在中国戏曲剧种大家庭中,共有39个少数民族剧种,涉及到18个少数民族,表现出

# 戏曲剧种建设与保护

王晓珊

中国戏曲多民族剧种天然的文化多样性。在少数民族剧种保护和发展的工作中,在剧种艺术的美学与鉴赏之外,还关连着如何确立各民族剧种互为主体性以及中国戏曲整体的多民族剧种的美美与共的一些关键问题。

(作者系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办副主任,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 用戏剧增添城市的文化气息

——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研讨会聚焦“城市·戏剧·人”

李泓



与会嘉宾现场留影

持续近两个月的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11月1日在北京圆满落幕。戏剧演出、论坛、剧本朗读会、主题展览等戏剧盛宴带给这个城市浓郁的戏剧文化气息。当日,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重要活动之一“城市·戏剧·人——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研讨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

本次研讨会上,十余位专家学者从老舍戏剧节对城市精神气质的积极作用角度,深入探讨新时期城市文化发展和个体心灵的共生模式。从“城市与人”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用科学发展观的辩证方法,围绕城市文化遗产、历史记忆、地理肌理、建筑空间、戏剧功能及发展、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展开观点碰撞与交流,辨识和传承了北京深厚的文化基因,厘清了北京文化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探寻了城市建筑文化和美学意义内涵思路。

张海君(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入选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的11部剧目特别注重戏剧作品的文学性和本土性。北京这座城市是包容的、开放的,也是现代的。城市里的人是需要滋养的,不仅需要物质文化的滋养,更需要精神文化的滋养。文化滋养有很多形式,我认为戏剧可能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一种艺术形式,能让人去体会生活带给你的是什么,去领悟个体的存在能对这个城市带来什么。

张利(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二届戏剧节吸引了2万多名观众走进了剧场,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话剧《老舍赶集》《亲爱的胡雪岩》《平凡的世界》等剧目,叫好又叫座,很多场次的销售率达到了八成以上。在戏剧《围城状态》演出之后我和法国巴黎城市剧院艺术总监有个简单交流,他对我们剧院能够上演这个作品感到惊喜、表示赞叹。这证明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包容和借鉴是城市应该具有的品质,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扬和传递中国的戏剧精神。

缪剑虹(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北京是一座厚重悠久的文化古城,又是一座焕发魅力青春的魅力之都。生于斯、长于斯的老舍先生,写下了诸多描写人情百态与城市风情的不朽篇章。先生与北京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相互成就,亦彼此纪念,因着这份“城市与人”的美好渊源和碰撞相融。北京市西城区设立了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以吸引和鼓励优秀青年作者和艺术家创作文艺精品,为区域文化建设服务,助力文化艺术在新时代持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让戏剧文化在不断的创新中熠熠生辉。

马也(戏剧评论家):戏剧要以人为主,要以人为主,要以人为表现形式,任何时候都要关注人的存在价值、理想乃至人的生存困境等,戏剧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高低,归

根到底取决于它表现人的深度和高度。同样,城市也是人学的范畴,城市中的人、环境及发生的事件,都和“人”息息相关。城市和人未来和发展就是人的未来和发展,无论是静态的建筑还是动态的思想,都应该坚持人学观,以人为主,锻造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

城市 and 戏剧是同构的,有相似的一面。北京这种大城市很像一部大戏,只不过城市是永不落幕的大戏,城市里面戏剧冲突的激烈程度、精彩程度超过舞台。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每个人都是演员,上场、下场各有其时。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优秀的戏剧能够使城市和城市里的人拥有良好的文化气质和精神。

易立明(戏剧导演):一个城市的发展可以透过戏剧艺术的发展史来观测,如宋元之际勾栏瓦肆场地的兴起,明清戏剧文化向着繁盛期

迈进。同样,寻根之旅、回故乡之路也能够通过戏剧的辙辙来循迹,因为“戏剧”这一手段所构建文化事件背后的文化记忆,便是最好的寻路路径。有人说:“一旦失去文化记忆,我们便难以找到回家的路。”作为文化的一个基因,对戏剧文化的保护及传承,理应是找到“回故乡的路”和“记住乡愁”的重要内容。戏剧文化所构筑的文化生态体系,衍生的文化生活状态,形成的有人、有生活、有滋味的文化部落,都是文化寻根问祖有力的佐证。

沈林(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德国柏林是我最近去的比较多的城市,该市最有名的剧院是人民剧院,跟咱们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差了艺术俩字。人民剧院是1914年建立的,据说是由当地的普通工人募捐建造而成,最早有一个标语打在剧院上面:艺术为了人民。这座剧院的标志,很好地诠释了城市、戏剧和人之间的

关系。戏剧对德国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德国的近邻波兰对戏剧看得也很高,波兰这个民族的文化与时代的关系很明显,其第一部民族戏剧的诞生就是祭奠先辈亡灵、寻找民族身份的《先人祭》。

林荫宇(资深戏剧教育家):莫斯科到处都能看到雕塑,雕塑的形象多为文学家、艺术家、医生。莫斯科人为什么喜欢医生、艺术家?我想是因为医生治疗人的身体,艺术治疗人的灵魂。城市的外貌就是城市的表情,从这个城市的表情,我看到了里面的人,看到了他们是怎样热爱文学艺术。戏剧也是城市的表情,现在我们每天打开手机去找演出信息,去点“话剧”那一栏,接着出来好多好多戏。从这个繁华的表象上来看,我们城市的表情好像还不错,很繁荣,但是实际上的戏剧质量还是不高的。我们的一些戏剧缺乏思

想、意义和精神,所以,我们要做老舍戏剧节。戏剧很有希望,很多年轻人不希望戏剧是碎屑一地,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个状态,这是好事。

朱相远(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把文学艺术作为赚钱的工具、获取功利名利的工具、作品粗制滥造的低俗倾向和行为,一对老舍的艺术精神,就知道是因为时代精神的缺失。老舍这样一个人民艺术家,并没有把文化只看作阳春白雪,他主张相声、曲艺和文学艺术都指向深入民间的通俗化、民俗化。老舍笔下的城市生活多么丰富鲜活。老舍先生可以说是把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结合得非常好。

白明(收藏家):我们一家四代都生活在北京,我对北京这座城市感情非常深,对北京的文化也非常喜欢。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国际化都市可以建设,但不能毁了一座古城的文化符号,否则我们重建它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古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希望在北京冀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之下,保护好北京现有的文化遗存,修旧如旧,不要什么都追新。希望戏剧的生命力就跟老北京城一样,不管它变成什么样,北京还在,戏剧就在。

肖复兴(知名作家):我们要充分尊重这个城市的遗存,文化的遗存、建筑的遗存、地理的肌理。它是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的最好注脚,帮助我们翻开生动的历史大书。我们城市的艺术家戏剧家,也许保护不了这些遗存,但是那些被我们抛弃了的遗存,恰恰是这些戏剧家们创作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从某种程度上讲,一切文学艺术,包括戏剧在内,都是人们对生活和成长的这座城市的某种怀旧的情感。没有怀旧就没有艺术。让我们好好对待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北京这座城市吧。

彭涛(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谈到城市的建筑与它的历史和文化肌理的关系,让我想到了契科夫的名剧《樱桃园》。剧作表现了契科夫对于人类历史非常深刻的忧患。城市文明的飞速发展和文化底蕴的缺失的确是人类的困惑。

目前北京特别需要有一个代表我们国家以及国际水准的戏剧节出现。老舍戏剧节还是处于刚刚诞生的一个新生儿,就已经在第二届具有了国际戏剧节的潜质。如果老舍戏剧节能够得到政府更多的扶持,就有潜质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戏剧节。

杨乾武(北京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有数据统计,北京的戏剧演出占全国20%以上,这说明戏剧已经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主体、重镇。戏剧成了北京文化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北京人文化身份的象征。老舍戏剧节要在北京这座伟大城市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去挖掘题材,直面当下,朝向未来,这是历史使命,也是戏剧家的使命。我们期待老舍戏剧节一届更比一届好,拿出我们的气质、我们的作品,让全世界刮目相看!